



吾师朱元奇

汪海静

教师，乃职业之名；老师，乃尊称之谓。《师说》曾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之外，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遇见自己的灵魂之工程师。我就有幸遇这样的恩师，即我初中语文教师朱元奇先生。

1986年，我踏入安徽省来安县十二里半乡初级中学之门。初识朱老师，彼时年约四十开外，身着米白色风衣，更显其挺拔之姿。其步履轻盈，语气温和，常带微笑，一副悠然自得之态。朱老师教学严谨，对学生关怀备至。课堂上，他以轻松活泼之风，点燃了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假期中，他自费购置世界名著，如《红与黑》《巴黎圣母院》《安娜·卡列尼娜》《泰戈尔诗集》等，赠予学生，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口，激发了无数文学梦想。

初一暑假期间，我正忙于在稻田中清除杂草，偶然间抬头，看见朱老师正穿过大片的农田，向我家走来。他的腋下夹着几本书籍，显然是为了家访而特意送来的。这一幕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至今仍以它那温暖的力量，抚慰着我的心。

初一年级之秋，学校欲举办运动会，需各班级练习正步走，然无人能训练，遂由朱老师担此重任。于是，每当夕阳西下，操场上尘土飞扬，孩子们排成整齐队伍，汗流浹背却笑容满面地练习正步走，口中齐声喊着“123、123、1234”。朱老师哨声嘹亮，同学们神采飞扬，宛若母鸡引领一群小鸡，场面温馨而振奋人心。

朱老师一生坎坷，1936年出生于十二里半乡胡桥村，正值抗日战争艰苦时期。幼时，他经历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饱受饥饿与死亡威胁。三岁随家人从农村逃至南京，解放后又返回农村种地。在食不果腹的年代，他凭借坚韧不拔之志，刻苦学习，于195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扬州师范大学，开启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

朱老师多才多艺，在音乐教学、语文教育及文学传播方面均有深厚造诣和独特方法，为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开阔了视野。在他的指导下，学生演讲多次在县级比赛中获奖，并于2001年7月，指导一个濮姓学生参加第八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朗读比赛，荣获全国一等奖，为十二里半乡初级中学赢得了巨大

荣誉，也为莘莘学子开启了幸运之门。

初中毕业后，我们告别了十二里半乡中学，也告别了朱老师。我们继续求学，继续生活。后闻朱老师退休后在南京大学担任图书管理员及宿舍管理员，他始终坚守在服务学生的岗位上。一次偶遇，于来安县城马路之上，朱老师恰巧来此办事，我邀其共进午餐，并邀请了数位初中同学作陪。那是一个夏日中午，朱老师精神矍铄，言及当日恰逢其八十寿辰，甚为高兴，饮了不少酒。他述说如今生活充实，常以骑自行车、游泳作为日常锻炼。最后一次相见，是在相官的养老院。他紧握我的手，感慨万千，言道：“我原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深感惭愧，亦觉哀伤。

2024年最后一天，忽接张家庆学长信息，得知恩师朱元奇先生已于昨日安详离世，遗体捐赠于南京红十字会（享年89岁）。霎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朱老师一生，正如其名，传奇而光辉。作为教师，他传授了学生宝贵的知识，作为普通人，他倾尽所有，将一切奉献给了这个世界。他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勇敢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他给了我们这些农村穷孩子勇气和希望，为我们黯淡的人生指明了方向。他如星辰、如明灯、如阳光、如春风！



母亲

操良玉

每次从合肥回到潜山，看望年近九十岁的老母亲，我总是先去小弟的盆景园。因为小弟打理盆景园时，都会把老妈妈带在身边。母亲也似乎乐意待在盆景园里，跟那些赏心悦目的盆景在一起，母亲显得格外轻松愉快。

在潜山市区西门外，潜河北岸，通往天柱山的公路边，小弟租用一户闲置的农家院，利用河边肥沃的黑沙土栽培适宜本土生长的草本、木本植物，做成一个颇有意趣的盆景园。不大的农家院里却育了大大小小几百盆盆景，每个盆景各具情态，摆放得错落有致，其中松树盆景约占一半。每当我凝视那些松树盆景时，内心总被一种独特的美所触动。它们形态简洁，线条硬朗，安静沉稳中透着坚忍不拔，古朴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岁月的痕迹如刀刻斧斫般留在苍老的松树桩上，那一道道纹理、一个个疤痕，仿佛在无声地诉说，讲述着它们所经历的风雨和沧桑。

看着这些松树桩，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了身边的老母亲。在我的眼里，老母亲就如同这苍劲的松树老桩一般深厚沉稳。她走过了近九十年的风雨人生路，青春年华早已远去，她的生命不再有曾经的繁茂和旺盛，但她脸上每一道皱纹、头上每一根银丝，都如同松树桩上皴裂的纹理，记录着发生在漫长岁月里的故事，承载着生活的重量。

可以说，母亲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艰辛。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她含辛茹苦地拉扯着我们几个儿女长大。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她，反而磨炼出她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记忆中，母亲从未向艰难的生活低过头。如今，看上去她就像一棵古老的松树桩子。苍老的容颜是一本厚重的书，书写了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根在泥土，老而弥坚，斑驳的外表下仍有一颗顽强的心灵。我最感欣慰的是，母亲虽已暮年，却依然身体健康，头脑清晰。每天跟儿孙们一

样吃饭，偶尔家里来了客人，她在桌上还能高高兴兴地喝上几杯酒。在九十岁生日前，母亲还为每个孩子都赠送一块千针万线亲手绣成的十字绣匾，表达对儿孙们的祝愿和希望。我家墙上挂的那块“家和万事兴”的绣匾就是老母亲的作品，它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座右铭。最让四邻和亲友们惊叹不已的是，母亲竟然不用戴老花眼镜就能穿绣花针引线绣花。常有邻居老年朋友请她做寿鞋且在鞋上绣花，她竟能一回回满足人家心愿。我们这些儿子儿媳以及她的孙辈、曾孙辈大大小小的孩子们，都穿过她做的手工布鞋，有单鞋、有棉鞋。闲暇没事，她还帮着小儿子在盆景园里修修枝、浇浇水，在轻微的劳作中舒展筋骨。

松树，自古以来就是长寿和坚韧的象征。我衷心地祝愿老母亲能像我心目中那些古老的松树一样，安坐在那所车水马龙的大路边的小院里，在这喧嚣纷扰的世界中，稳稳守住她内心向来拥有的那份宁静与平和。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母亲就是我们全家人心中一宝。离开合肥，待在家乡，多数时间里，年近古稀的我总是陪伴在耄耋老母亲身边，跟她说话。这不，就在刚才，在小弟的盆景园里，我正与母亲缓缓踱步，有一句没一句漫无主题地闲聊呢。待在母亲身边，我总会深切感受到她那历经岁月磨砺却依然矍铄鲜亮的精神。某一刻，我仿佛完全明白了生活的真谛，那便是在漫长的岁月流转中，我们都该坚守初心，传承坚韧，让爱与希望源源不断，延续永远。愿时光温柔，岁月和缓，我年迈的母亲住在几百里外家乡一个温暖平静的小院里，无病无忧，健康长寿。

随笔

好味道

方奇

过年期间，贺岁片精彩纷呈。为了放松一下，我跑到影院看电影来了。影院里有空调，冷饮喝多了也没觉察。看完电影后回家睡觉，半夜醒来，嗓子干燥疼痛，像要冒出火一样。我知道是看电影时得意忘形的祸，但不知道怎样调理。无奈之下，不等天亮，便给在医院工作的好友发了条短信，简述自己的症状。好友很快回复让我先买点药吃吃看。

天亮后，去药店买药，药店里的人给我推荐其他药品。我没同意，坚持己见。回家后，我立即喝了药剂，没觉得苦，反而觉得甜甜的，暖暖的。我怀疑味觉出问题了，药正常都是苦苦的，怎么会甜？仔细看了下口服液的说明书：“性状：本品为棕红色至深色的液体……微苦。”确实应该有些苦才对，可我咋就没感觉出来呢？

暮寝而思之，我有了答案。好友的关心热情而又专业，所以我是怀着无比信任和感激之情去喝药的。我喝的不是药，是信任和感激！试问，信任和感激又怎么会苦呢？药苦不苦，不仅是由药的性状决定的，还要取决于开药方的人和喝药的人是谁。

记得6岁时，有一天，妈妈下地干农活，留我独自在家。到吃饭时间，还不见妈妈回来，我也饿了，就尝试着第一次做饭，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回忆着妈妈平时用菜篮子淘米做饭的情景，我毛手毛脚地边想边做。很快，灶台上烟雾缭绕，蒸汽四溢，糊味呛人。

妈妈回来后，并未训斥我，只是在一片朦胧的蒸汽和烟雾中，熄了火，然后叫我拿碗筷，做好吃饭准备。“噗——”妈妈揭开了锅盖，我迫不及待地伸头一看，脸被热气熏得烫烫的，我赶紧缩回头，锅里白蒙蒙的全是蒸汽，看不清！稍等片刻，又伸头定睛一看，终于看见了！只见锅底的米饭黄黄的，而且黄得不均匀，有的地方还泛着点褐色，锅巴黑黑的，像煤炭。我把小脑袋都快伸进锅里了，瞅了半天，又发现还有几片菜叶被烤焦了。我很失望，没想到更大的失望还在后头。

盛好饭后，我只吃一口，又苦又硬，努力试着全部咽下去，可是最终还是难以下咽，实在是太难吃了！可妈妈却笑眯眯地吃得津津有味，还端着饭碗坐到大门口，乐滋滋地向前来串门的邻居们炫耀：这是我儿子煮的饭！事隔多年，我对此事仍念念不忘，那么难以下咽的饭，妈妈是怎么把它吃下去的？

如今，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对生活的感悟多了，逐渐了解当年妈妈的做法。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好朋友送你一份你并不喜欢的礼物，你却欢天喜地地接受，并对他感激不尽。礼物是否称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送的；电影是否好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看；房子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住；衣服是否华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为你买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纠结于礼物不够档次、担心房子不够大、害怕宴席没面子时，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礼物已经很高档了，房子已足够豪华宽敞了，宴席已经相当奢华了。外界的物质已经足够丰厚，我们所真正纠结的，可能是我们的内心深处所渴望的那一份诚信、友善不尽如人意，需要下大力气去呵护。

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总觉得，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友善等价值准则的维系不能靠浮华奢靡的物质，而要依赖于人心深处的睿智、宽容和深深的关爱。

